

世界文学理论漫评

文学的堆砌

外国文学与语言学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离开语言，
文学无以存在。因此，语言往往被视
为文学的生命。

雪纯 ■ 编

远方出版社

新课程百科知识

世界文学理论漫评

文学的堆砌

——外国文学与语言学

雪纯/编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 燕

封面设计:薔 蕊

新课程百科知识

世界文学理论漫评

文学的堆砌

编 著 者 雪 纯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旭升印刷装订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4600 千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80595-954-4/G·324
总 定 价 984.00 元
本册定价 12.50 元
(本系列共 100 册)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前 言

说起文学理论，每一个人一看到这个名词大概就要打哈欠了。文学是喜欢的，但要去看它的“理论”大概就没有兴趣了。但是，对文学作品的深入理解却离不开文学理论。为此，本书编者力图改变以往枯燥无味、晦涩难懂的语言形式和呆板平直、缺少生气的叙述方式，以一种全新的笔触为广大中学生展开一个融知识性和通俗性、教育性和趣味性为一体的文学丛书——《世界文学理论漫评》。本丛书力求用通俗的语言，选摘部分文学作品及文学史事来对文学理论进行形象的阐述。在这样一套文学理论丛书面前，你从此不再觉得理论是难以接受的，它也可以是这样妙趣横生。

对本丛书的阅读能让每个中小學生终生受益匪浅，并力图引导中小學生从一个理性的角度去重新审

阅这些传世之作。以便更加深刻地理解这些传世之作的精髓。若是能达到这样的目的，本丛书的编者就深感欣慰。

由于时间仓促，书中疏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斧正。

编 者



录

物质生产发展中的语言奇迹

哲学的新语言观

哲学的「语言论转向」

文学家向往语言

认识论诗学及其断裂

文学与共时语言学

文学与历时语言学

文学与语言

文学、语言和语言学

(1) (1) (4) (4) (6) (8) (11) (13) (14)



文学与语言学的新关系：

言论诗学的兴起

.....

(16)

二十世纪语言概念

.....

(17)

文学与结构语言学

.....

(20)

结构语言学与文学

.....

(20)

结构语言学理论

.....

(22)

结构主义诗学

.....

(23)

童话与功能

.....

(24)

神话与二项对立模式

.....

(27)

六种行动素和符号矩阵

.....

(34)



象征论的神秘光环

造型性权力

隐喻的权力

语言与象征

象征的宇宙

文学与象征语言学

叙事作品结构模型

文学与两级符号系统

文学与语言同质

(41) (42) (45) (49) (50) (52) (54) (57) (59)



三角结构模型与文学研究

镜像、三角结构与审美

无意识与语言

从弗洛伊德到拉康

俄狄浦斯情结

梦的语言结构和语法

心理分析学、语言和文学

文学与无意识语言学

诗与生命幻象形式

.....

(61) (68) (68) (71) (75) (78) (79) (81) (85)



对话及其他

艺术理解的语言性

存在——理解的语言性

阐释学、文学和美学

语言、存在与诗的统一

语言与存在

存在语言学与文学

文学与存在语言学

心理分析诗学的症候

(89) (91) (91) (93) (98) (101) (104) (106) (112)



结语 走向修辞论的诗学

女扮男装与性政治

理论碎片的拼贴

艺术本文与超本文

艺术话语、对话和异声同啸

意识形态符号

文学与超语言学

面向修辞学的阐释学

(115) (121) (122) (126) (135) (139) (144) (148)



文学、语言和语言学 ——语言论诗学的兴起

文学与语言

人们常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离开语言,文学无以存在。因此,语言往往被视为文学的生命。例如,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我愿意是急流》中有如下诗句:

我愿意是废墟,
在峻峭的山岩上,
这静默的毁灭。
并不使我懊丧……
只要我的爱人



世界文学理论漫谈

是青青的常春藤，
沿着我荒凉的额，
亲密地攀援上升。

诗人对爱情的吟诵是通过一系列语词的巧妙组合实现的。“废墟”、“毁灭”、“懊丧”、“荒凉”等词汇构成了“我”的爱情的悲壮、崇高，体现了“我”为爱人的无私奉献与牺牲精神；与此相对的则是“我”的爱人，“青青的常春藤”、“亲密地攀援”、“上升”等词汇显示出她的欢乐、幸福、美丽。这样两组词汇和语句的对比性组合，使我们领会到爱情的苦涩、沉痛和快乐，及其悲壮美。显然，这首诗的诗意是在语言中才存在的，甚至可以说，是由语言创造出来的。倘是离开语言，诗意又如何独存呢？

不仅诗，而且文学的其他种类如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也都视语言为生命。象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这类长篇小说系列，更俨如一座巨大而深奥的语言神殿，它讲述着作家精心构拟的法兰西“历史”。在十九世纪美国散文大师华盛顿·欧文的《英国乡村》中，我们读到这样一段语句：

英国园林景物的妍丽确实天下无双。
那里真的是处处芳草连天，翠绿匝地，其间
巨树蓊郁，浓荫翳日；在那悄静的林藪与空
旷处，不时可以瞥见结队漫游的鹿群、四处
窜逸的野兔与突然扑簌而起的山鸡；一湾



世界文学理论漫谈

清溪,蜿蜒迂徐,极具天然曲折之美,时而又汇渚为一带晶莹的湖面;远处幽潭一泓,林木倒映其中,随风摇曳,把水面的落叶轻轻送入梦乡,而水下的鳟鱼,往来疾迅,正腾跃戏舞于澄澈的素波之间;周围的一些破败的庙宇雕像,虽然粗鄙简陋,霉苔累累,却也给这个幽僻之境平添了某种古拙之美。

正是这些精美的语词组合,使我们领略到英国园林的水彩画般明丽与清幽之美。散文家对这种园林景观的体验,本来只有他自己知晓,他以内心语言组织着这种体验;但如果要诉诸他人,他就必须借助口头和书面语言去重新组织了。在这里,语言组织能力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散文的描摹效果和美学品位。

可见,文学是与语言不可须臾分离的。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学。高尔基说得好:“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英国美学家柯林武德更直截了当说:文学“必须是语言”。当代法国结构主义大师巴尔特甚至断言:“故事是扩大的句子。……语言活动和文学性质相同”。如此,要确定文学的性质,就需要确定语言的性质。

由于文学对于语言的这种依赖关系,因而文学研究依赖于语言学,该是顺理成章之事。



文学与历时语言学

外国文学与语言学的联系,具有悠久的历史。语言学(linguistics)是对语言的各种成分及其组合原理的系统研究。直到十九世纪,语言研究一向被认为是种“语文学”,主要从事对同一语族内部相关语言之间的共性与差异的分析比较,同时从历史角度去分析同族语言的演变或某种语言在漫长历史时期内发生的变化。这种对语言变化的研究后来被称为“历时”语言学(diachronic)。历时语言学总是从文学中寻求语言例证,即以文学实例说明语言的变化。然而,文学却很少能从这种语言学中获取直接的支持。也就是说,文学与历时语言学的联系尽管历史悠久,但并不具有实质性意义。历时语言学无法向文学提供后来的“共时”语言学能大力给予的那些理论支持。

文学与共时语言学

文学与语言学发生真正的实质性联系,是在二十世纪初随着共时语言学取代历时语言学而实现的。共时语言学(synchronic)是针对特定历史时期内某一种语言系统的研究。与历时语言学关注语言变化不同,共时语言学强调语言系统。以下几位欧美语言学家在共时语言学的发展上起了关键作用。

首先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他在1907至1911年间在大学作了有关“语言作为自治系统”的讲座。在他死后的1916年,学生们根据课堂笔记把他的讲座整理出版,题为《普通语言学教程》。这部著作使索绪尔成为现代共时语言学的卓越奠基人,给予二十世纪语言论诗学以深远的影响。

其次是著名的美国“描写”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和“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他们首创一套语言学理论和语汇,作为言语“行为”方式对美国各印第安语支的现状进行分析。尤其是萨丕尔的语言即社会生活的基础的理论对文学批评有较大影响。他们共同为现代共时语言学的兴盛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还有俄国语言学家雅各布逊(Roman Jakobson)以及特鲁别兹科伊(N·Trubetzkoy)。他们追随索绪尔致力于语音系统的探究,实现了“音位学革命”,为后来文学批评中的结构主义提供了最明确的语言学模式。雅各布逊本人同时也是文学结构主义运动中的重要人物。

以叶尔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为首的丹麦哥本哈根学派尤其强调语言系统的形式本质,主张可以根据一定的逻辑前提对语言系统过程进行分析和描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语符学”(glossematics)的构想,旨在为那些渴求科学化的人文学科提供理论框架。这些研究都有力地启迪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

法国的本维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他的研究不仅为结构主义提供了有关符号、语言学的层



次和关系的透辟论述,而且被结构主义者直接吸收进文学问题的讨论。

正是以上述理论家为主发展成的现代共时语言学,给予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以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文体学、女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的兴起都与这种影响相关。所以,说文学与语言学发生真正的实质性联系,主要是就现代共时语言学来说的。

但是,这里的语言学还是狭义上的。如果我们跳出这种狭义语言学视界而伸展到广义语言学即语言论之域,就会看到:在二十世纪,文学与语言学建立实质性联系,具有更为多方面和更加复杂的原因。约略说来,正是文学内部运动引发的必然要求,哲学的“语言论转向”和更为基本的物质生产的发展的推动,综合地促成了文学与语言学的新关系。

认识论诗学及其断裂

进展到十九世纪后期,文学内部运动引发了一场深刻的危机,导致雄霸二百余载的认识论诗学的断裂,并向语言学发出拯救的吁请。

认识论诗学,是对西方十七至十九世纪建立在哲学认识论基础上的种种文学理论的统称。它主要以理性为中心,突出文学的认识特性,强调理性内容决定语言形式。按当代西方知识界的通行说法,从十七世纪开始,西方哲学发生了一场革命——“认识论转向”(epistemological turn)。其结果是,

